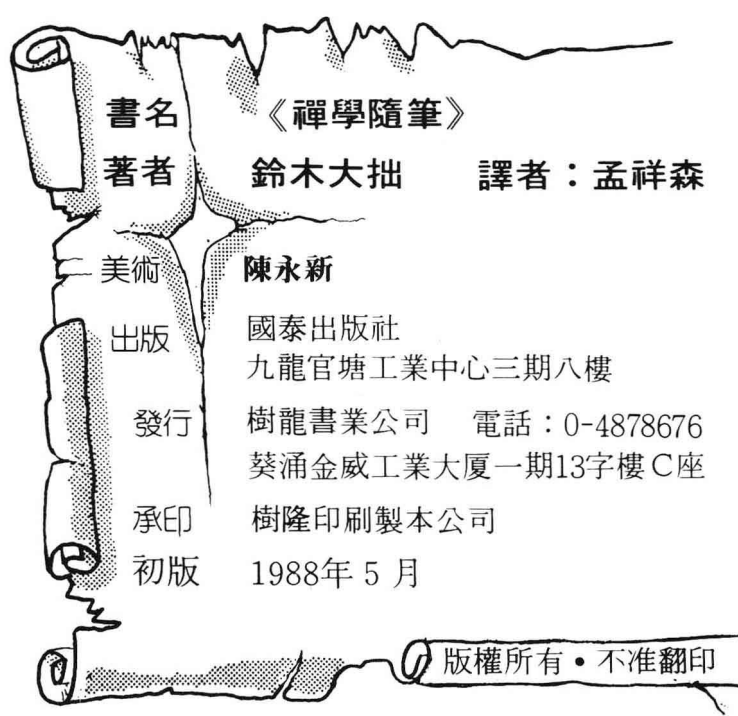


禪學隨筆

禪學隨筆

著者：鈴木大拙

譯者：孟祥森



書名 《禪學隨筆》

著者 鈴木大拙 譯者：孟祥森

美術 陳永新

出版 國泰出版社
九龍官塘工業中心三期八樓

發行 樹龍書業公司 電話：0-4878676
葵涌金威工業大廈一期13字樓C座

承印 樹隆印刷製本公司

初版 1988年5月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目錄

編者的話

5

編者前言

7

一、佛教中的禪宗（一九〇六）

11

前言

11

禪宗歷史

12

印度

12

中國

14

日本

20

禪宗的幾個原則

21

重事實而不重語言文字

21

無經、無書

23

公案

25

非禁欲主義

31

禪的哲學·····	31
禪與一般文化·····	41
中國·····	41
日本·····	42
禪的修行·····	43
文獻·····	51
二、禪佛教（一九三八）·····	53
三、禪體驗的解釋（一九三九）·····	68
四、佛教哲學中的理性與直觀（一九五二）·····	95
五、禪：答胡適博士（一九五三）·····	154
六、問答（一九五三）·····	198
七、禪的自然觀（一九五三）·····	211

編者的話

一部優美的作品，係人類超乎於功利名器之外的一種智慧結晶，是情感之抒發，心靈之寄托。在現在，哲學、文學……在人類的生活領域裡，益顯其重要與迫切。

在紛擾繁瑣的工商業社會，似乎沒有太多的時間讓我們駐足書間，而要購得自己所需且稱心的作品，又豈是三兩分鐘便能覓得？實有如面對山珍海味，欲不知如何下箸之感。因此，我們慎擇世界各國具有真正價值的作品，匯集為文學、哲學、科學……叢書，一方面希望能使讀者能夠享受人生中最大的樂趣——讀書，而且讀好書；另一方面，也希望讀者您所得的不僅只是享樂，而且也包含人生必須的智慧。《哲學叢書》，即溶會中外名家具有學術性和趣味性之哲學作品於一爐，以供響對智識有強烈追求的中等程度以上的讀者。截至目前為止，本社出版的《哲學叢書》計有《三聖會談錄》、《哲學四聖》、《佛禪與儒道》、《儒道與人生智慧》、《禪學隨筆》、《禪與生活》、《人類的將來》、《尼采語錄》等。深望在我們的精挑細選之下，所提供的皆能滿足讀者的需求。

書香社會的創造，需要敬愛的讀者——您來共同參與，時代的巨輪更要結合羣體的力量來共同推動。今後，我們除將繼續努力精選世界各國有關的名著外，並誠懇地期望賢達先進與廣大的讀者的愛護與支援、指教與鞭策，以便竭盡所能，辦好各類叢書。

編者前言

文學博士鈴木大拙，京都大谷大學佛教哲學教授，生於一八六九年。他可說是當今活着的最偉大的佛教哲學權威（一九六六年經已去世），而且毫無疑問的是最偉大的禪學權威。關於佛學，他用英文發表的主要著作約有十二部，或者更多一些；他用日文所寫的著作，則至少在十八部以上，這些都是西方人尚未有機會讀到的。再者，從英文的禪宗出版年鑑，我們可以看出來，他是把禪宗傳到日本之外的世界先鋒，因為除了忽滑谷快天的「武士的宗教」(*Religion of the samurai*, Luzac & Co. 1913) 和 *The Eastern Buddhist* (「東方佛教」雜誌，一九二一——一九三九) 之外，直至一九二七年，西方讀者沒有見到任何有生活體驗的禪宗著作，一九二七年鈴木博士出版了他的 *Essays in Zen Buddhism* (禪論集) 第一集。

鈴木博士的著作是權威之作。他不僅研究過梵文、巴利文、中文和日文的原著，而且對於西方思想有最新的認識，他熟悉德文，法文和英文，而後者他用之於說話和寫作是如此流利。更且，他不僅是一個學者，也是一個佛弟子。雖然他不是佛教任何支派的教士，他在日本每一個寺廟中，却都受到尊敬，因他對於精神事物的知識——這是每一個坐在他腳邊聽道的人都親身經歷的——是直接而深刻的。當他談到高階層的意識，他是以一個住於其中的人發言，他給予那些進

入他的心靈領域者的印象，是使人覺得他是一個尋求智性象徵，以便描繪那「超乎智性」的覺醒領域之狀況的人。

至於那些不能坐在大師腳邊聽道的人，他的著作是一個必要的替代品。然而所有的這些著作，在英國已於一九四〇年以後絕版，而留在日本的部份，則焚毀於一九四五年的東京大火，這次的火災燒却了四分之三的東京。因此當一九四六年我到達日本時，同作者商量，為倫敦的佛教會——我與我的妻子被提名為主持者——刊印他的著作集，把以前的傑出著作重新排印，並盡可能迅速的把許多新著作的譯本印刷出來，這些著作是鈴木教授在戰亂時期隱居在自己家中寫出的。

對於禪本身我在此處無須說什麼，但是關於禪的書籍——諸如艾倫·維特 (Alan Watts) 的「禪之精神」(*The Spirit of Zen*) (Murray 版)，我的「禪佛教」(*Zen Buddhism*) (Heinemann版)，以及佛教學會所出版的中國禪宗經典翻譯和其他著作——銷量的增加，證明了西方對於禪宗的興趣迅速上昇。然而禪是一種極易被人誤解的題材，因此由一個共認的權威所發表的言辭是我們急切需要的。

現在這本書包括七篇文章和講辭，它們最初是刊登在不同的期刊中，如果我們不收集成書，恐怕會埋沒在檔案之中，而使未來的讀者失去閱讀的機會。它們發表的時間，涵蓋了將近半個世紀（一九〇六——一九五三），而且發表的地方也有很大的空間變化。這些篇幅是在鈴木博士的

指導之下，加以選擇修訂和排列。我做爲本書的編者，並不認爲自己有任何功績，因爲，我所做的只是提議讓這般優異的資料，儘可能使廣泛的大衆有閱讀的機會。我很感謝各期刊的編輯允許重刊各篇文章，並對佛教學會所有的會員，致我深切的謝意，因爲他們負擔了重新打印各篇文章的工作。下面幾則註言，可能是讀者感興趣的：

一、「佛教中的禪宗」。這篇文章原刊載於一九〇六—七年的 *The Journal of the Pali Text Society* 期刊。後來抽印爲小冊子。鈴木博士曾寄給亞山歷大•費雪 (Alexander Fisher) ——一位傑出的藝術家，他是英國和愛爾蘭佛教學會的早期會員之一——後來又轉到我的手中。當我要求鈴木博士答應把它收入本書中，鈴木博士要求加上下面的註言：

「這篇文章是一九〇六年爲巴利文學會所寫，我想這是我關於禪佛教所寫的第一篇文章。它所根據的是史家所寫的禪宗傳統歷史，這些資料中並沒有包括後來在敦煌所發現的稿本。不過這篇文章對於禪學者仍舊可以提供一些知識——特別是那些對於中文原著感到困難的西方學者。我依照後來的學習所得做了少數修正，但這篇文章主要的部份仍舊保持原來的樣子。

二、「禪佛教」。這篇文章原來刊載於一九三八年的 *Monumenta Nipponica*，也是鈴木博士所稱的早期著作，就是說，由於他思想的成熟以及晚近的發現，而對禪佛教與它的發展產生觀點上的變化之前，所寫的著作。

三、「禪體驗的解釋」。原刊載於一九四四年的 *Philosophy — East and West*，這個期刊是由 Charles A. Moore 博士所編，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版權爲其所有。這篇原是在一九三九年夏天，於夏威夷大學所舉辦的「東西哲學家會議」中宣讀的。

四、「佛教哲學中的理性與直觀」。這篇文章是取自 *Essays in East—West Philosophy*（「東西哲學論叢」，是由 Charles A. Moore 所編，一九五一年，火奴魯魯，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一九四九年夏季，在火奴魯魯舉行的第二屆東西哲學家會議中，鈴木博士親自宣讀的。這是許多人認爲著者最偉大的作品之一。

五、「禪：答胡適博士」。這是對胡適博士的一篇回答。胡適博士的文章發表於一九五三年四月，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的 *Philosophy—East and West* 中，鈴木博士立即發表這篇回答。更进一步的註解，請參看該篇前端的編者註言。

六、「問答」。這篇文章是鈴木博士特別爲一九五三年八月出版的「中庸之道」(*The Middle Way*)——倫敦佛教學會的刊物——所寫。

七、「禪的自然觀」。這是一九五三年八月，鈴木士在瑞士的 Ascona 所宣讀的一篇文章。一九五四年刊載於 *Eranos Jahrbuch* 期刊。

倫敦佛教學會主席 韓福瑞 (Christmas Humphreys)

一 佛教中的禪宗

前言

佛教在遠東二千年的發展中，分成了許多支派，這些支派與印度佛教的原型是如此不同，以致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稱之為遠東佛教。這些支派雖然理所當然的發源於印度的創教者，並且是由印度的傳教士傳播過來，但若沒有中國與日本的諸多天才，它們將不會達到現在這般完美的地步。因此，學佛的人不能忽視中國與日本的佛教；不僅從以往的歷史看來是如此，並且它現在仍舊是一個活的、正在生長的精神力量。

在遠東所發展出來的許多佛教支派中，我們發現特殊的一支，它宣稱把佛教精神的本質直接自它的創造者傳遞過來，而它這樣做却不依據任何文字。它的學術名稱叫做「佛心宗」(the Sect of Buddha-Heart)，但大家都知道的名字則叫禪宗(梵文為Dhyana，巴利文Jhana)。

這一支之所以特殊，不僅在佛教中如此，我相信在整個的宗教史中都是如此。概略的說，它的教義是靜觀的神秘主義，而用以表達這教義的方式是如此特殊——有時是詩意的，有時甚至是

令人莫解的——以致只有那些對它們真有洞見的人和那受過系統訓練的人才能了解它們最終的涵義。因此，禪宗最爲強調的是個人內在的精神開悟。它並不認爲經典或智者對經典的註解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它強調主觀性與個體性，而不注重傳統的權威與客觀的（外來的）²啓示。禪宗認爲學禪的人爲達到精神開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禪那的實行禪——那意謂沉思或靜觀^①。「禪」這個字實際是「禪那」（Dhyana）的簡寫。

禪宗歷史

印度

依照禪學者的說法，禪的歷史始於佛陀在靈山會上以一枝美麗的金波羅花示衆之際。這件事載於「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Dialogue of the Buddha and Mahaprajapati Brahmaraia*）

- ① 禪那（Dhyāna），依照禪宗學者的看法，禪那並不恰確是沉思或靜觀。一個人可以一面實踐禪的修習，一面又沉思宗教或哲學的問題，但這只是偶合。禪的真正目標是使人見到自己的本心，而由之斷去一切智性的思慮和情結的騷擾。

「波羅門來到佛弟子集會的靈鷲山，將一枝金波羅花 (utpala) 奉於佛陀，俯身在地，求佛說法以惠有情衆生。佛陀昇座拈花示於諸佛人天之前；無有應者；唯大迦葉尊者，破顏微笑。於此，佛陀對衆曰：『我有得見妙法之眼，即是涅槃，是心，是實有與非實有之奧秘，是超越的眞理之門。現在我將它傳之於摩訶迦葉。』」〔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今咐囑摩訶迦葉〕摩訶迦葉把這可見入法之深處的「眼」傳給他的繼承者阿難 (Ananda)，而這次的傳遞據記載是這樣的：

阿難問迦葉：「除了衣鉢之外，你從佛陀接受的是什麼？」迦葉呼叫說：「阿難。」阿難回答說「在此。」於此，迦葉說：「你可不可以把門口的旗桿放下來？」於接受這個命令之際，一道光明照破阿難心中，於是「心印」就從摩訶迦葉傳給了這個大弟子。

禪宗認為在菩提達摩 (Bodhidharma) 於公元五二〇年來中國之前，在印度有二十八祖，成功的將此「心印」傳遞下來③：①摩訶迦葉；②阿難陀；③商那和修；④優婆塞多；⑤提多

無疑這是一部後人所造的經典。很可能由於同禪宗對立的宗派向禪宗挑戰，要禪宗提出歷史根據來證明它的正統，禪宗弟子就寫出這麼一部經典以對。但此說有待查證。

④摩訶迦葉之傳與阿難，見「傳燈錄」。

迦；⑥彌遮迦；⑦婆須蜜；⑧佛陀難提；⑨伏呌蜜多；⑩波栗濕縛；⑪富那夜奢；⑫馬鳴大士
 ⑬迦毗摩羅；⑭龍樹大士；⑮迦那提婆；⑯羅睺羅多；⑰僧迦難提；⑱迦耶舍多；⑲鳩摩羅多
 ⑳闍夜多；㉑婆修盤頭；㉒摩拏羅；㉓鶴勒那；㉔師子尊者；㉕婆舍斯多；㉖不如蜜多；㉗般若
 多羅；㉘菩提達摩（一般簡稱達摩）

中國

菩提達摩是印度的二十八祖，中國的初祖；他原是南印度香至（Kasi？）王的第三子。成年以後做了和尚，據說追隨般若多羅垂四十年。師父圓寂以後，六十餘年間，他致力於破除小乘禪觀諸宗。此後，爲了實現般若多羅給了他的使命，航海三年，至中國。公元五二〇年（梁代，普通元年九月）他終於到達了廣州。梁武帝立即請他到首都金陵（今之南京）。武帝是一位最虔敬的佛教徒，爲佛教做了許多善事，但此中並非沒有個人利益的計較。因此，當他的西方貴客到達宮殿之際，他立刻就問：「我已造了那麼多寺廟，寫了那麼多佛經，度了那麼多比丘與比丘尼；尊師認爲我已經積了多少功德？」然而，對於這個問題，這個中國禪宗的創立者却冷淡而簡單的回答說：「並無功德。」

梁武帝又問道：「佛法聖教的第一義諦是什麼？」達摩回答說：「廓然無聖。」武帝不解這

句回答的意義，因此又問了一句：「那麼在我面前的又是誰呢？」

他這句話的意義或許是說，在存在的第一義中，既然只有廓然的虛空與絕對的超越，則在我們此世爲什麼又有相對的比較與關係呢？不是有些人被認爲是聖者，有些人被認爲是劣者嗎？而站在武帝面前的這位菩提達摩，豈不是屬於第一種？然而他的回答却何以同經驗中的事實相背？九年的時間，他面壁而坐，沉入靜觀之中，因此被人稱之謂壁觀婆羅門。

最後，終於有一個人來向他求教，這個人名叫神光，原先是一個儒家學者，但由於儒家的教訓不能令他滿足，因此決意追隨達摩的信仰。然而後者似乎完全忽視這個人的存在，對於這個真理的尋求者之懇切的請求，不予任何留意。據說在這種冷淡的接待下，神光在雪地裏站了七天七是誰。」

由於梁武帝不是能够接受他信仰的人，達摩就離開梁，到北方的魏國，隱居於少林寺。據說九年的時間，他面壁而坐，沉入靜觀之中，因此被人稱之謂壁觀婆羅門。

最後，終於有一個人來向他求教，這個人名叫神光，原先是一個儒家學者，但由於儒家的教訓不能令他滿足，因此決意追隨達摩的信仰。然而後者似乎完全忽視這個人的存在，對於這個真理的尋求者之懇切的請求，不予任何留意。據說在這種冷淡的接待下，神光在雪地裏站了七天七夜。最後他用自己攜帶的刀，將一隻路膊砍斷，呈在達摩面前，說：

「這是我誠心求道的表示。許多年我尋求心的安定，但不能求得。請尊者爲我安心。」

達摩回答：「心在何處？拿來我爲你安。」神光說：「我的困難就在於我找不到的心。」於此，達摩說道：「就是！我已經爲你把心安好。」而神光立刻得到了精神上的開悟，這個開悟解除了他所有的疑慮，結束了他所有的掙扎。

達摩逝於五二八年（永安元年），依照傳統的說法，年齡約一百五十歲。神光（四八七—五九三）由菩提達摩取名爲慧可，成爲中國禪宗的第二祖。

慧可將佛陀心印傳於他的大弟子僧璨（歿於六〇六年），後者又成功的傳給道信（歿於六五一年），道信傳給弘忍（歿於六七五年）。弘忍以後，禪宗分爲南北兩派，北派系屬旁出，沒有繼者也沒有繼續的發展；南派則由慧能（六祖）領導，繼續正統的傳遞^①，後來雖然經過長期的沉寂，並且幾乎在它的誕生之地消失，却在日本仍然繁盛。

六祖慧能是一位偉大的宗教天才，而他的生涯標示了遠東禪宗歷史的一個里程碑。在他以前禪宗可以說是隱退的、靜態的，現在却活躍的展示出它的特點，並開始將影響力越來越發揚光

① 禪宗的繼承（嗣法）極關重要的，繼承與印可證明不可分。每一個禪師都必須由他的師父認可，並授與權威，否則不能代表正法的傳遞。他對於精神體驗的解釋可能與他的師父不同，或者他會強調他認爲師父所忽視的某個層面，然而他之有權如此，却必須師父的認可。